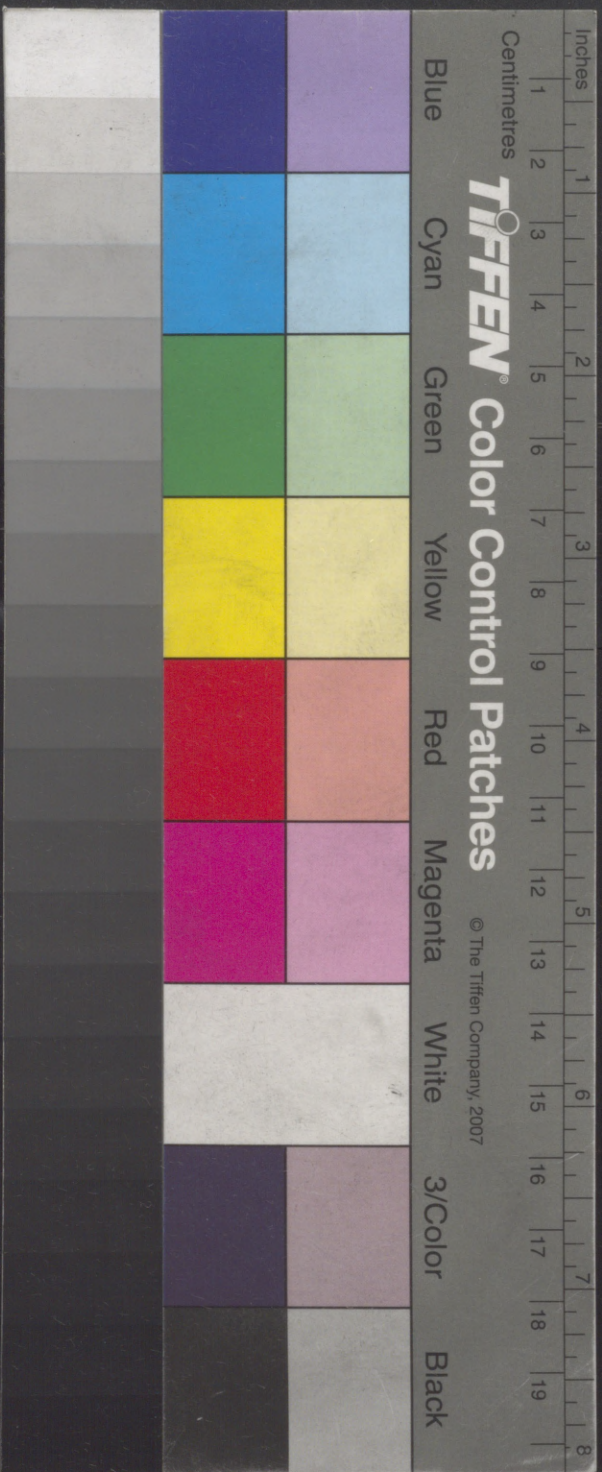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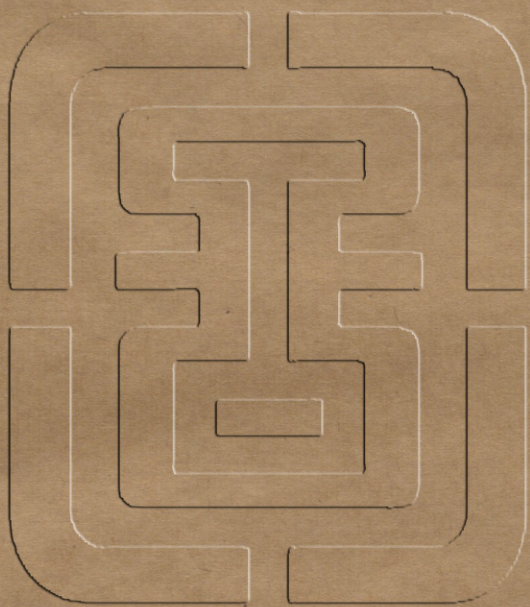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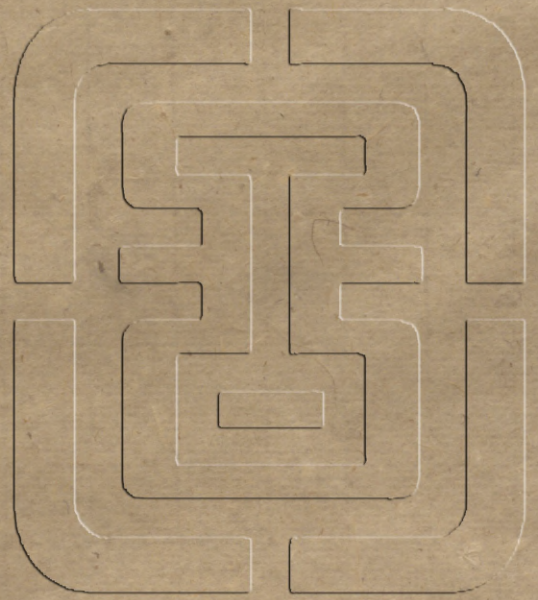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一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又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
昇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
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
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
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筮咎暴國
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勲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
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
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
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
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爲
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
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
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
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

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以應之無所疑恁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
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爲一
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樞謹案無所疑恁句本皆脫恁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
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賈賈文王

韓詩曰賈水流進貌

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鳧鷖在賈下蒙謂吳都賦清流

皇清經義卷之二
二
疊疊與水爲韻則疊字不讀如門疊音與下董欣芬艱不協則非鳧鷖在疊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頤衣妻姨私韻北門敦遺摧韻採芑焯雷威韻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旨尾與諄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鳧鷖詩涇沙渚皆實地可指又不應於疊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疊疊文王之訓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疊疊爲水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

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公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

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
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潛然而
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
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
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
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祖宗之福
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
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
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樞謹案邦人卽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二十六引

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蓋叟爲其邑之
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据御覽七百三十
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
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
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又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
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
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
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

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
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
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
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
賊亦大矣罪至于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
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
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樞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
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外傳同梁玉繩曰案豎未

冠者之官名頭字古叶全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
之別非有二名也

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
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
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
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
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補
無過爾躬

韓詩曰過病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過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過爲病者過曷害
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瘍病也韓蓋

以過為癘之假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
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
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
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
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
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訖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十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
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
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主天命畏之無疆
厥躬無敢甯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
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為憂未
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訖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訖今本改忱非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其下
引詩天難訖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為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
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

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

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憎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喬樞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改正俠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

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胡承
 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
 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
 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挾挾浹古皆通也馬瑞辰曰爾
 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
 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
 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證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挾四方挾乃
 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選七發李善
 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
 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

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襲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
 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補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釋文又詩正義

喬樞謹案毛詩作倪傳云倪磬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作磬
 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

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
 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倪諭也此以今語
 釋古語倪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倪韓詩作磬如十

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云磬而云論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倪之假借耳磬磬古通爾雅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倪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閒釋言閒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閒見盧氏文弨又從聞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閒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

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當倪在閒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倪譬諭也一曰閒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閒者釋詁云代也閒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論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倪閒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後漢書鄧曄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眾

補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曰亮相也

釋文

喬樞謹案爾雅釋詁亮相並訓為導相又訓勵亮又訓右勵
右義皆為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為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
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為相相即佐佑之義也亮
與諒涼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邱輒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
輒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
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

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
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
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
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喬樞謹案皇皇毛詩作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
非當從釋文亮字為正

縣

縣縣瓜瓞

韓詩曰縣縣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

文選廿六潘岳懷縣詩注

喬樞謹案爾雅釋草瓞瓞其紹瓞舍人注瓞小瓜也與薛君

訓同釋草又云昞九葉釋文引舍人云昞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也

陶窳陶穴

玉篇穴部窳地室也詩云陶窳陶穴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窳或作壞亦作復作壞者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窳之消借也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如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

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

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斧甑而歸古公居二月

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

吳越春秋五亶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補

喬樅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尙

載長君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

卷耳

玉篇走部趣遽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補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爲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直訓爲疾疑三家今文皆

作趣字顧野王所引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即用韓義申毛也

周原腓腓

韓詩曰周原腓腓

李善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腓腓美也

案文選魏都賦腓腓垌野張載注腓腓美也詩云周原腓腓堇荼如飴李善注引為韓詩則張注腓腓美也即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膺膺美也韓詩同此順毛而改謂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

二取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墳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掙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鄭君釋度為投與韓詩訓墳義同蓋用韓義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坡通廣雅坡塞也塞與墳義相近既取土而後墳之既墳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為居失之

高門有閼

韓詩曰閼盛貌

釋文

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閼

補

喬樞謹案閼毛詩作伉魯詩文與韓同見張平子西京賦又

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伉作閎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
 善文選魏都賦注亦引毛詩高門有閎均誤惟西京賦注引
 毛詩曰皋門有伉云伉與閎同不誤也毛傳云伉高貌而韓
 詩釋閎為盛貌者毛作皋門皋之言高也故以伉為高貌韓
 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閎為盛貌說文阨閎也閎門高也
 文選楊雄甘泉賦閎閎其寥廓兮李善注引說文曰閎門
 高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閎字毛詩伉乃阨之假
 借韓詩閎又阨之或體耳

棧樸

追琢其璋

玉篇走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補

喬樞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文異毛傳云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
 為雕琢之使成文章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
 治玉名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為治玉也
 賈賈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
 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
 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
 曰賈賈文王綱紀四方

喬樞謹案賈賈毛詩作勉勉攷荀子王制篇引詩亦作賈賈
 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賈與勉一聲之轉禮記注賈賈勉勉

也易繫辭鄭注疊疊沒沒也沒沒即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
叻叻大戴禮五帝德篇疊疊穆穆文選封禪文作叻叻穆穆
又疊疊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叻叻穆穆與疊
疊勉勉俱聲相轉也疊音門又讀若微故玉篇疊亡匪切疊
疊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劉瓛注疊疊猶微微
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疊亡匪反徐鉉以疊作媿媿
與微同韓詩以爲誰侑予美之美然則疊讀爲美與疊讀爲
門又俱聲相轉矣

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辭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五十一王褒
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爲言上下察也與禮記中庸合
箋云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與辭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
詩改毛也據此則鄭釋鳶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
當亦本於韓詩

清酒既載

辭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文選西
征賦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載之於器與
辭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飶音同說文飶設也飶也从凡食
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即飶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
烈祖詩既載清酌義同廣雅亦云飶設也石鼓文載皆作飶

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韓詩外傳二晏子曰吾聞雷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
反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喬樞謹案延毛詩作施施延七聲之轉呂覽知分篇引詩作
延與韓文同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從韓作延箋云延蔓
于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鄭以延蔓
爲訓是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枚注云如葛藟
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高誘呂覽注亦云延蔓于條枚之
上得其性也則齊魯詩文雖作施而亦訓爲延蔓與韓義同

又案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延也則旋延訓義並通

思齊

則百斯男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補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韓詩曰刑正也

釋文

喬樞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刑爲正邠卿
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
用刑人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字字
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史記賈

生傳法制度 猶言正制度也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為

治也

三國志曹植 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補

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喬樞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下馬瑞辰曰

案當為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蓋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

周頌武篇亦猶蘭蓮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

入溱洧章也若以耆定爾功為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

也

其菑其殄

韓詩曰菑反草也殄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詩作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

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菑為反草者意以其菑其翳其

灌其柵為總言草木異於毛傳之以柵釋柵訓為木名也詩

言作之屏之作起也屏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萊刊

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首言其菑謂反

草而菑殺之也木之顛仆者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殄也爾

雅曰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槓云仆木也槓取顛仆之義人

殄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殄為因高填下填即顛之假借

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柵此亦分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爲
 灌則修而削之木之既斃復生者爲柵則平而治之爾雅釋
 詁烈柵餘也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柵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
 閒曰肄說文櫟伐木餘也字或作葉柵與烈通是柵爲木之
 餘葉矣四者皆闢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櫟
 其梠攘之剔之其屨其柢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櫟梠易生之
 木故其地則啓而闢之屨柢有用之材故其樹則壤而剔之
 如是者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卽繼以柞械斯拔松柏
 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十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
 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
 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有子曰昌太王
 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
 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
 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
 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有誤要於扶微者
 可以立季遂立而養字有誤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
 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
 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

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
 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
 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
 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
 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
 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
 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
 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為
 太王追封太伯於吳補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詩正義

韓詩曰莫定也釋文

辭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寔靜也文選西征賦注補

喬樞謹案文王毛詩作王季莫毛詩作貊詩正義云維此王

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

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貊左傳

樂記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

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今據左氏昭二十八年傳及

禮記樂記徐幹中論法象篇引詩並作維此文王是魯齊與

韓三家今文同爾雅貊莫亦作貊陸氏釋文云貊本又作

貊莫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為貊莫定也說文莫嗶嗶也王

篇嘆靜也莫字蓋嘆之消借又案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辭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寂寞與喟嘆同疑韓嬰內傳釋莫為寂寞而辭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尔雅為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嘆說文喟嘆之訓即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並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强也文釋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改毛跋扈即武强之貌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辭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文選孫綽登天台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無是貪羨攷說文羨貪欲也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為願者願即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辭君章句曰四平曰陵文選九楊雄長楊賦注

韓詩曰曲京曰阿文選西都賦注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隕曰陵廣雅之訓與辭君章句同即用韓詩義陵之為象中央隆高而四面隕陁以漸而平故凌

遲亦曰陵夷言其勢漸頽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
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
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
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毛詩本作則
今從之

與爾隆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綿初云隆臨一聲之轉後漢殤帝
諱隆改隆為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為臨慮由聲近故通用段

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
為二非喬樅攷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為強是明以隆衝為
二隆蓋輓車衝則輓車是說文輓陷陣車也輓兵車高如巢
以望敵也蓋取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
謂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即韓
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
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樓車車上望櫓成十六年傳注亦云
巢車車上為櫓巢車樓車皆即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之
法修其輶輻輶輶與櫓同後漢書光武紀衝輶撞城章懷
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輶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輶閑閑即

以韜當詩之臨然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屹屹

韓詩曰屹屹搖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屹屹猶言言也毛訓言言爲高大則屹屹亦訓爲高大矣鄭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則釋屹屹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益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毋令殺人毋壞室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

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籥謂之言李巡曰大籥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籥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喬樅攷說文土部屹墉高也詩曰崇墉屹屹屹張載魯靈光殿賦注云屹猶孽也高大貌詩曰崇墉屹屹屹屹當爲齊魯詩異文而義並訓爲高是齊魯詩與毛訓同韓以屹屹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屹屹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物魚躍

辟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曲水詩注

於樂辟靡

韓詩說曰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墜之以水示圓言辟取

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

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絜清也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戴氏詩攷

正曰辟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

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

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

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靡

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為

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胡承珙曰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

三靈辟雍同處在郊則辟靡亦為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

鎬京辟靡即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

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

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是辟靡在文王

時已為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為天子之大學至武

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為泮宮不得同於天

子而辟靡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靡所以

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詵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
 義即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龐敦王在雝位格
 廟冊龐是辟雝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
 原始即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為游觀之
 所辟廱自為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
 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
 長安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雝即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
 也澤即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
 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鄭注以為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

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
 辟雍殆立於國中歟
 矇矇奏功

韓詩曰矇矇奏功辟君曰無珠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矇
 文選演
 連珠注

喬樅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矇奏功從韓詩也
 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
 也則毛釋公為事正以公乃功之假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
 句引作矇叟奏工叟即矇之消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所據
 是魯詩之文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詩承上作樂言之
 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
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
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
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
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
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應侯順德

酈道元水經注滎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
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

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

曰應侯鄉卷三十 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畱風俗傳曰周成

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

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與韓詩外傳同惟

應侯作唐侯順德作慎德爲異攷隋書經籍志陳畱風俗傳

三卷漢議郎圈稱撰其說疑卽本韓詩慎順古文通假毛詩

定本作慎德集注本作順德淮南子引詩亦作慎德是知三

家文有假順爲慎者應字作唐疑傳寫之誤漢書地理志太

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注曰所謂

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屬并州與陳畱無涉地

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畱相近父城為應鄉故國則陳畱風俗傳所紀確為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授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為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為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為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證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魯詩故不信韓詩外傳

也

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補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盟會圖云汝之魯山有應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

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

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

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

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

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

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

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喬樞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佐也與韓詩

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

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訓烝為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義並通

築城伊洳

韓詩曰洳深池

釋文

案說文門部闕重文闕云古文闕从洳韓詩洳作洳此其例

也

喬樞謹案毛傳云洳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成洳其溝也

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為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

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

水曰隍是也洳洳古通故韓詩作洳訓為深池池亦稱溝虞

翻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說文洳字注云十

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洳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

有洳猶成間之有洳遂舉成洳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即成間

之洳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

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為成同喬樞謂馬以毛

傳成溝為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洳本成間之溝名毛詩假洳

為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即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為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言云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為美者美字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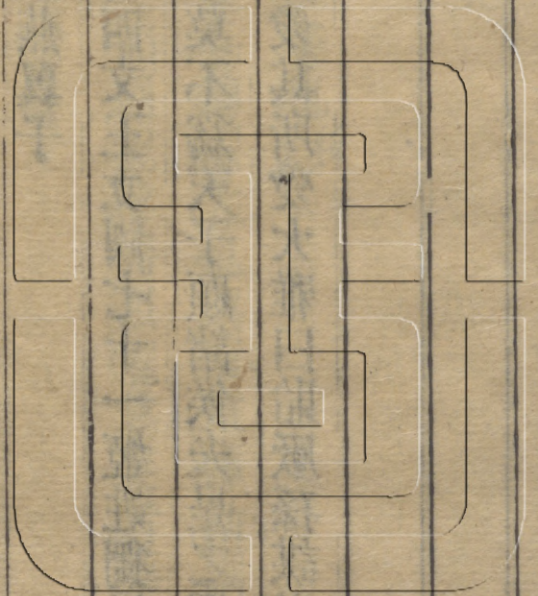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與形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終

長沙王 賓校
善化劉 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二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

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

文選甘陸雲大將軍讌會詩注

喬樞謹案毛傳釋誕為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誕詞誕也誕

訓大言故又引伸為虛詐之義廣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者猶之以亂為治以徂為存皆詁訓之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吳越春秋卷一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

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補

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鬪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補

藝之戎菽戎菽飾飾禾稷穰麻麥蒙

吳越春秋后稷為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穰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補

賈公彥周禮太宰疏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補

喬樅謹案戎菽毛詩作桂菽傳云桂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賈疏所引詩直作戎菽當爲韓詩之異文爾雅釋詁戎壬竝訓爲大壬任古字通用戎桂一聲之轉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弗傳云弗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弗卽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除治之義也方言云弗拔也弗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卽以拔草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弗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菽之借作弗福之借作菽也

后稷肇祀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補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曹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補

嘉肴脾臄

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補

喬樅謹案毛詩有作殺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義皆與此異

知此所引為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

口下曰函亦以臄為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酒醴維醕

韓詩曰醴甜而不涉也文選南都賦注說見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

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

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

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章帝八王列傳補

鳧鷖

鳧鷖在臚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清流臚臚李善注引韓詩曰臚水流

進貌說者以為即鳧鷖在臚之章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臚

與水韻則音不讀如門然此詩讀疊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
芬艱不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為疊疊文王之訓喬樅攷漢書
地理志金城郡浩疊師古注云疊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
詩大雅曰鳧鷖在疊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
家詩訓為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為誰家漢
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
贅耳毛傳云疊山絕水也箋云疊之言門也鄭即用三家詩
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合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
珙曰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
罅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疊者疊之之變體从疊省
从酉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為門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

疊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疊廣雅疊裂也疊亦疊也疊有門
音門眉雙聲又轉為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疊亦作疊
竊疑疊即湄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隈也廣雅隈厓
也讀疊為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澗同為水旁之地猶衛
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
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
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

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周公學乎
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
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
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唐會

要七

喬樅謹案魯臣盧氏文昭以為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

鄒句魯之君以歸鄒即邾也下當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
以魯為虜可通用之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吳越春秋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禮

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補

芮隗之即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鞠傳云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隗水之外曰鞠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隗
云隗讀與鞠同韓詩作芮隗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
就芮隗之閒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芮坻李黼平曰毛傳作
訓鞠為究蓋讀鞠為究隗坻二字俱从尻尻與究竝从九得

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鞠阮坳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為究水經
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
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
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
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為究矣

洞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
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
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
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

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
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
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纒三年為君亦服斬纒三年為民父母
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
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
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
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
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之所為者小也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

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
勸善懲奸緹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
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
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
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
我為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由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

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
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
子四方為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曹植七啟聆鳴鳳於高岡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

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
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

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修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鳴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於是文侯大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傲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文選七命李善注補

民勞

柔遠能邇

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禮

板

皇清經解賣扁

韓詩遺說攷十二

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喬樞謹案毛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與韓詩言君反道而民愁訓義並同瘁瘵毛詩孔本作卒瘵陸本作卒憊釋文云憊本又作瘵沈本作瘵馬瑞辰曰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涼注亦云大雅版版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版反以

聲爲義卒者悴之消借說文悴憊也讀與瘁同瘁瘵皆病也韓詩正作瘁瘵禮緇衣引詩作亶本亦作瘵爾雅瘵病也作瘵者正字亶瘵憊皆假借字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嗟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克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

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易視

不出闔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

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切

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

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為薪采者此云蕘草薪也當据韓詩

之訓

老夫灌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

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

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

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

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

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

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隔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

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

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

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
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
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
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
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焯焯不可救藥終
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況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
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
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
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
楛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
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
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
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蠱頭掩目而
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
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
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
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冀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
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
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同擣藥子明炙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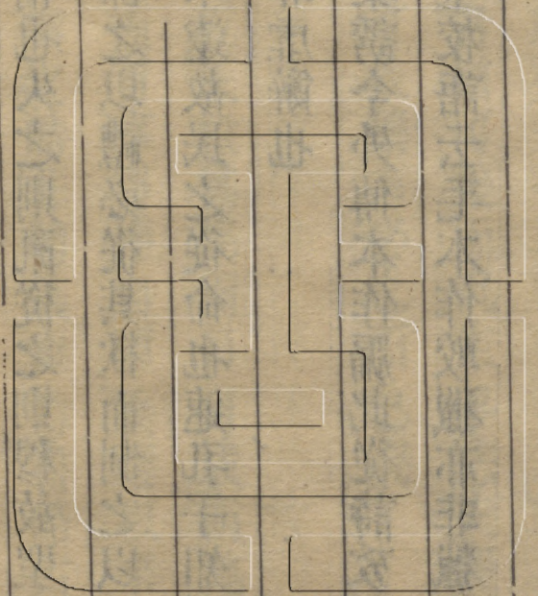
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遇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

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喬樅謹案誘今外傳本作牖此從詩攷所引又以告獵爲化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獵亦非獵字疑譌當謂告許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百六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韓詩大雅三

韓詩遺說攷十三卷世出全 侯官陳喬樞撰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

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

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

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

主然後使之然也

喬樞謹案訖本皆作謏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為訖字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
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
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
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
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闕復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
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
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
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
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

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
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
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
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
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
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
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不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得不明以無陪無卿士曰無陪無卿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斷朝涉劓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閭閻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

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尙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酒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

可以涵

初學記二十六

僻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涵

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卷六魏都賦注又三十

五張協七命注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涵

文釋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即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壘一朝可以流涵干日李

善引僻君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流與初學記所引文異攷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涵干日李善引僻君韓詩章句亦作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涵皆以證明流涵之義然則知作沈者為韓詩傳作流者為韓詩章句也沈涵流涵皆為淫酒之稱說文云涵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涵為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即用韓詩沈涵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為亡而不襲蹈其所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識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

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一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補

喬樞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詩正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鱉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

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
 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
 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畱如是則
 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
 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
 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女分猷念以
 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實命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
 釋言注並引作猷又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
 是猶猷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猷字
 犬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悞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
 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
 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悞于酒
 喬樅謹案悞毛詩作湛湛悞皆醜字之假借說文醜樂酒也
 是也又諸下舊衍候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
 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
 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風興夜寐灑掃庭內喬樅謹案灑掃毛傳作洒掃又田疇甚易句本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疆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

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攷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補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即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戒轉寫譌脫其半遂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
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
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詞君子慎之詩曰無
易由言無由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王至五勝而辯置下辯者別殊類使
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
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
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
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
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
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
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
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
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
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
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
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東徒以
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於

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酬字毛古文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醕醕與酬同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誦誦卽酬字見眾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補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慎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

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
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
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
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
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
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
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
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
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

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

則

嗚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

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其辭君章句曰嗚歎辭也

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嗚毛詩作於攷

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取其助氣故目爲烏

呼又云緹古文烏象形也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

之聲可以助氣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爲朋

黨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

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尙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尙書悉爲烏呼

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
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
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喪厥國 釋文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日聿曰古通用字

桑柔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
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
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

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
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

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帛而賀曰甚善

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

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

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

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大半而藏

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壞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生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有此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

知依呂氏春秋增入又案里克卽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

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

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
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
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
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
曰進退維谷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學經室集曰谷乃

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

尔疋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

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言以穀之

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
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
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

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
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
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信叔
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
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
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
案叔向引詩尙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
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
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
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

皇清經解續編
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惟彼不順往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日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鸚比翼而飛不相得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更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窵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往字毛詩作征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

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往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
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
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
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
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

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

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

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

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

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

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

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

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

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

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諡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

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為懷王問而賈君答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竝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字今刪

雲漢

蒞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豈至遭旱仰天也

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為旱字本或作亂非是王氏念

孫曰對當為蒞蒞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

倬韓詩作對對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對則對為對字

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祿碑
及干祿字書蒔字或作對蒔之爲對猶蒔之爲荆二形相似
世人多見對少見對故對譌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樞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
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
燔牲玉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而此
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之玉言之鄭箋僅
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焉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

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
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橛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
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
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沈之玉亦正釋天祭山曰廆縣郭注
引山海經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廆埋於山上曰縣
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氏襄二十八年
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沈於河
又定三年傳執玉而沈此沈玉也又亦正祭地曰瘞埋春官
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
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沈之玉則不復取出
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

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為證是禱旱別有瓏
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柴燎有燔玉
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為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
見有燔柴之說其義非是詩明言不殄禋祀禋之言煙也煙
即燔柴之祭舜典禋于六宗鄭注云禋之言煙周禮大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禋之言煙詩生民正義引袁準
曰禋者煙氣煙焜也惟禋祀得該實柴槩燎之祭故尚書大
傳煙于六宗即作煙字詩維清肇禋遂用有成釋文亦云禋
本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皆其證也
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炯炯

毛詩釋文蘊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炯炯

韓詩傳曰炯謂燒草傳火盛也華嚴經音義下

案傳火與燒字意復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
熱釋文云蘊本又作焜正義云溫定本作蘊馬瑞辰曰說文
有蘊無蘊云蘊積也蘊即蘊之俗字蘊焜温古同聲蘊鬱雙
聲故通用尔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
使夏不宛腸楊倓注宛讀為鬱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
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
尔疋釋訓燼燼薰也蟲蟲即燼燼之消說文有舛無燼云舛
赤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燼即舛之變體舛為赤色而以狀暑

之薰蒸猶赫為大赤而詩亦以狀暑氣也韓詩作炯炯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炯炯熱貌也廣韻炯炯熱氣炯炯出字林古讀同與蟲同音蟲炯皆徒冬反故通用燼通作炯猶說文蝨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炯炯韓詩傳釋炯為燒草傳火燄盛此炯字本義也字林訓炯為熱氣炯炯即本韓詩釋名云熱熱也如火所燒熱也是熱氣即熱火之氣玉篇燼熏也集韻云燼本作炯則燼乃炯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炯炯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此說大誤釋名釋疾病云疼痺氣疼疼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疼痺下云又

作痲脰二形廣雅云疼痛也痺說文溼病也痺不能行也又

卷十四疼痛下云又作疼脰二形聲類作癢說文痲動痛也

釋名疼痺也俗本痺作卑又脫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

改作旱氣疼疼然煩也謂與韓詩炯炯皆為旱熱人不安之

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

痺凡痺之審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

下鼓暴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疼疼然煩也說文以

痺為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又

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

之行滯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

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疼為旱熱之病則說文

疾熱病也胡不釋疼爲熱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
痲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癩今據說文癩
痛也尤其確證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言斯爲

杜撰矣

耗斃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薛氏韓詩章
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耗之俗書說文耗稻屬
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耗是耗本爲
稻之美者而玉篇木部云耗敗也引詩云耗斃下土敗與惡
義近耗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無訓斃傳云敗也

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蓋以斃爲殫之假借則耗義當
訓惡與韓詩同大戴禮易本命曰耗土之人醜注云耗土謂
疏薄之地是亦以耗爲惡也

赫赫炎炎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夫旱炎赫補

早既太甚濼濼山川

玉篇艸部詩云早既太甚濼濼山川濼濼旱氣也補
喬樅謹案濼濼疑當爲濼濼之譌字玉篇又云本亦作滌毛
詩正作滌滌蓋滌字卽濼之消也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君親之南

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倡與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而疏云皆韓

詩傳之文者據僖三十一年傳注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

旱魃為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為虐如炎如

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憺釋文曰憺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

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為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憺

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憺是其明證李

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憺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

中作如憺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

也說文憺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

憺為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

炎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為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

苦之意也

胡寧疹我以旱

韓詩曰疹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癩箋云癩病也義與韓異攷尔疋釋言疹

重也疹與疹音同義通疹籀文疹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

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印昊天

辭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顙顙印天告愬

文選任昉勸進殘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三語宋綿初以為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當在節南

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六十二終

長沙王善化劉

賓校

